

聖母謝主曲

李國雄

最初誦念聖母謝主曲的日子，是 50 年代當聖母軍團員的時候，正在唸英中三、四。聖母軍團員每日要誦念連貫經，而這篇經文的主要部分就用上了聖母謝主曲，當時的行文，文字上較接近文言文。翻閱 1956 年的每日彌撒經書，聖母升天的福音，載上了謝主曲的一大段：「我的靈魂讚頌主，我的心神因天主，我的救主而歡躍。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卑微。從此，世世代代要稱我是有福的，因為，全能者在我身上做了偉大的事：祂的名字是聖的。祂的仁慈，世世代代普及敬畏祂的人。」（路 1:41-50）那時代的聖母軍經文大概也和這些文字接近。唸起來，覺得文字工整，不囉唆，亦不太古樸。那時，對聖母的敬禮，都是唯恭唯敬，因為祂是天主之母，她是天下第一聖，正如她表姐依撒伯爾高聲大呼叫說：「在女人中您該受讚揚。」要學習祂的各種美德；現時聖母軍手冊第 3 章：聖母軍的精神述說：「聖母軍的精神，就是聖母的精神。」聖母軍特別效法聖母深深的謙遜，絕對的服從，天神般的溫順，常常的祈禱，時時的刻苦，無瑕的純潔，英勇的忍耐，天上的智慧，自我的犧牲，堅決的孝愛天主，尤其是聖母的信德。這信德只在聖母身上，升到了最高點，沒有可與之相比。聖母軍受了聖母的仁愛和信德的啓發，嘗試每一件工作，「不抱怨事情的不可能，因為他深信一切事情都可以做，也做得到。」（《師主篇》卷 3 第 5 章）

聖母軍要每天誦念聖母謝主曲，這樣的口誦心唯，日積月累，確有類似「耶穌的禱文」那種咒文(mantra)式的功效。

聖母軍與輔祭班都是聖召的搖籃，在聖母軍生活的日子，兩者兼而有之，青年支團的工作可以輔祭充當，一舉兩得。如是者，在聖母軍大約 10 年窗下的學習與體驗，聖召時機成熟，60 年代初期，溜進了由教區接替耶穌會主辦的華南修院—聖神修院去。那時主日的日課是半誦半唱式的，用拉丁文字，額我略曲調。由平淡的誦念轉到額式詠唱，頓感出神入化。一則文字是非常教會的文字、二千多年的教會禮儀文字，而額樂則視為教會的聖樂，以致有人打趣的說，在天上是否以拉丁文為通行語呢！

謝主曲的規模是很寬宏的，可體會個人的層面，團體的層面；有靜態的一面，也有動態的一面，聖母軍總部 *Maria Legionis* 期刊，2007 年 2 號刊登了 Gerhard Lohfink、德國 Tübingen 大學新約教授（至 1986 年止）撰寫的一篇文章，闡析聖母謝主曲的意義，文題就名為「革命之歌」(The Song of Revolution)。傳統上很少用這角度去了解聖母的身份，體味她的德範。文章中選了這一句：「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」，其作用不在令人尷尬的自我吹噓，主意實是因上主在聖母身上所作的而去讚頌祂。謝詞剛勁，不流於綺麗：「飢餓者飽享美物，富有者空手而去。」

「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」，作者以天主在以色列的歷史中與以色列的交往的形態，可在聖母身上濃縮、反映出來；同樣亦可在亞巴郎身上顯示出來。結果，聖母似是個人的詩作，卻成了以色列子民的史詩。同樣，我們也可以把這謝主曲，作為我們——天主子民的一部份，及亞巴郎的後裔，的歌詠，就如曲中的這些話：「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，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，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，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，直到永遠」，也可以套在我們這新約的以色列子民身上。

聖母軍以聖母謝主曲爲連貫經，這連貫有兩方面，一是團員與聖母的聯繫，一是團員彼此間的聯繫。聯繫的形成，在於他們——無論用什麼語文，大概不下數十種，每天誦念經文時，大家都分享著同一的思想而致。

此外，耶路撒冷西約 7 公里的艾殷卡陵(Ein Kerim or Ain Karim)，傳統上以爲若翰故鄉，在此地於 1938 年建了聖母往見堂(Church of Visitation)，教堂外庭院牆上鑲了 40 多個不同語言的聖母讚主曲版本的磁磚，中文的版本爲吳經熊文言譯文，行文首三節如下：

「吾魂弘天主、中心不勝喜；感荷救主恩、眷顧及賤婢。行見後代人、稱我膺元祉；祇緣大能者、向我施靈異。厥名何聖潔、天慈洵靡已；但能懷寅畏、承澤無窮世。運臂耀神德、傲慢頓粉潰；王侯遭傾覆、卑賤升高位，飢者飫珍饈、富人赤手退。扶植僕義塞、舊恩依然在；每許我列祖、恩諾終不改，矜憐亞伯漢、苗裔永見愛。」

文字出於吳氏的《新經全集》一冊，1949 年 11 月港初版，見於香港 1956 年的每日彌撒經書的文字稍遲出，而思高聖經學會 1962 年初版的《新約全書》的文字亦較遲，後二者都是語體化，而吳氏的卻是文言行文，有他所翻譯的聖詠的風格，念來頗覺語文滋味。

從聖母謝主曲拉丁文的額我略調，唸吳氏的中譯古詩體，可以說得上是享受，可以起移花接木之效。

就以聖母的「吾魂弘天主」之道，去獻上我們一己的生命，愈顯主榮。